

心中有花

□ 潍坊 杨敏

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。屋前有一口大池塘，养着鱼，种着荷。夏天来临，整个塘面就会被翠绿的荷叶覆盖。碧绿之上是一大片氤氲的香红，风吹来，花叶齐动，分明是一池柔婉清丽的唐诗宋词。只是那时还不懂诗。面对满塘盛开的荷花，小小的心灵会有一种情感在悄悄地流动，像是音乐。她常常会以不同的形式悄然来临，可能是一种旋律，甚至听不到旋律，只是想象中的一种天籁；可能没有注题，也没有纯节奏的音律出现，只是近似于管弦丝竹发出的缥缈声而已。

等到后来读到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，又读了许多千古的词句，听了无数古今中外的名曲，再到城市的公园里看荷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份情感的慰藉了。正如禅宗学家说：“寻佛则佛不在。”童年的荷花只能永远开放在我的心里了。

触动我情感之弦的花儿还有很多。油菜花是乡间最常见的一种，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它的身影。面对大片大片黄灿灿的油菜花，仿佛置身于一部恢弘奔腾、声部繁多、配乐复杂的春天的交响乐中，令人激动难言。雨天的丁香更是动人，隔着薄薄的雨雾，别有一种楚楚动人的曼妙和妩媚。在静静的雨天的黄昏，再不懂诗的人心中也会有诗句掠过。

然而所有这些花也只是开放在我们凝神的瞬间。我们心中的花儿和现实中的花儿总是隔着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。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说：“江馆清秋，晨起看竹，烟光日影露气，皆浮于疏枝密叶之间。胸中勃勃遂有画意。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。因而磨墨展纸，落笔攸作变相，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。”大师如是，我们眼里的花，心中的花，语言文学里的花，又岂会是一样的吗？

还有一种花他没有枝叶，不是绽放在春天，而是因了寒冷才凝成。我一直都没有在意它的美丽，直到前不久，读了茨维塔耶娃的《我的普希金》。我读这本书的时候，窗外开始飘起了雪，是那种细小的密密的雪花，虽也是铺天盖地地下来，给人的感觉却不是深入骨髓的寒冷而是惊心动魄的温情。这让我觉得书中的文字也如这漫天的雪花，因为作者的人生智慧和心中拥有的温情，获得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洁净和美丽。

心中有花，生命就不会枯竭。茨维塔耶娃是一个狂爱黑色的女人，看见黑色的东西就会愉快。他有着一双不特别大，不特别耀眼，但却异常动人的眼睛。他的形象在白色的衣裳后趋于模糊，而他的灵魂却固执地从黑色中走了出来，微微地昂着头，走出那片让他诗意又痛苦的土地——美丽的俄罗斯。她站在那里，站在俄罗斯的大雪纷飞之中，落叶飘零，黑幕蔽地。那片长年处于寒冬的土地上，天色微明，而她站在那里。

灵峰夜景话真爱

□ 合肥 陈艳

灵峰夜景是雁荡山最著名的景点之一，游人趋之若鹜，那是因为与一个美丽的传说有关。

相传一亿多年前，有一位美丽女子，唤着水莲。水莲生于荷花盛开的季节，出生时眉心便带有一颗莲花痣，自幼痴迷于水，父母故取名为水莲。转眼十八年，但见这水莲出落得眉如翠羽，肌如白雪，腰如束素，齿如含贝。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。水莲家中兄弟姐妹九个，家境贫寒，迫于生计，父母命她嫁给富家子弟马晓跳，水莲宁死不从，因为她早就有了心上人，一名英俊威武的东海海军——大将军灵峰。可怜的水莲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分，悄悄来到大山上眺望远方的东海，思念她的情郎。她轻轻地撕下了一块裙罗上贴身的白纱巾，在白纱巾上写道：我住东海西，君住东海东；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东海水。此水几时休？此恨何时已？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她唤来大雁，在雁足上系上信，等到天明，美丽的蓝天白云下，鸿雁传书，湛蓝的大海也起了浪花，灵峰看到心爱的姑娘来信，既欣喜又担心，于是决定立刻启程去看看水莲。又一个夜晚来到了，水莲长长的睫毛上蒙上了一层雾，美丽的大眼睛里满满的都是对情郎的牵挂，一头卷卷的长发飘逸在山峰的岩石间，身穿一身素雅飘逸的裙罗，她神情专注而又坚毅地凝视着远方，怀揣着少女的情思。

好景不长，父母逼婚，大将军灵峰跋山涉水，终于来到了大山，得以与水莲相会。但见他“国”字脸，天庭饱满，眉清目秀，身材高大，风尘仆仆，满脸相逢的喜悦，还没有来得及放下行李背包，便关切而又热烈地捧起心上人羞红的脸庞，水莲踮起了脚尖，双手搂住情郎的脖子，闭上眼睛，微微扬起她的脸朝向情郎，等待情郎甜蜜的一吻，情郎双手搂住了心上人的纤腰，就在这对情意绵绵、相亲相爱的情侣用自己火热的情、甜蜜的爱，铸成美妙的瞬间，山下突然喧嚣声四起，扰乱了这浪漫美好的夜空。

与此同时，马晓跳带了一批人追到了大山脚下，眼看水莲就要被抓走了，突然一声巨响，暗红的岩浆被滚滚黑烟裹挟着喷涌而出，轰隆隆的巨大声响向四周层层的压去，烧得通红的岩石被推到高空又疾驰落下，在烟幕的空中留下千万条火红的划痕，顿时草木万物皆灰飞烟灭。一场感动了神灵的爱情，让水莲与灵峰在这场火山爆发中相拥着化成了两座千年山峰。

若干年后，水莲与灵峰依旧如初见般深情对望，依旧痴心不改、真情不忘，他们都成了彼此爱情中的唯一，他们的爱情在经历了风雨与时间的考验后，忠诚与热烈不减，成为经典的爱情华章被历代文人墨客所传诵。

如今，当年火山爆发的地方，枯木逢春，取名“雁荡山”，因位于东海，雁荡山也因此成了“海上名山”，人们为了传诵这样一位东海大将军的美丽爱情故事，用他的名字命名为“灵峰”，“灵峰夜景”的奇特之处就在于，无论晴雨天气，春夏秋冬，每天晚上都能看到神秘的大山，大山的奇形怪状，以及一幅幅线条鲜明的水墨画，将游客们带进了亿万年前的那场美丽的爱情故事中。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在汲取雁荡山“灵峰夜景”的灵气之后，默默祈福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美满幸福。

望着“灵峰夜景”，不由发出感慨：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愿水莲和灵峰美丽的爱情故事代代相传下去。真爱有你，浪漫一生。

花盆种韭菜

□ 重庆 王祖远

我有个白塑料方形大花盆，六月下旬，女儿带来一包自己家收获的韭菜籽，第二天就买了两大袋肥土，把韭菜籽种花盆里了。如今，我们已用头茬韭菜炒过两次鸡蛋，二茬韭菜又长半尺高了。

种韭菜简单易行，用细木棍在湿土上画出浅浅的印痕，把韭菜籽均匀撒在里面，然后用手抚平，每天喷些水，保持土质湿润就行了。切记不可埋深，韭菜胚芽要把膨胀的种子外壳顶出土面，埋太深，小胚芽没那么大力气。

我们种上韭菜后，都盼着它们快快发芽，大家每天要到阳台观察花盆有无动静。赶上天气暖和，又是新鲜韭菜籽，第四天早晨竟已有一棵顶着壳拱出土面了，喜出望外，都想不到这么快！外孙女高兴地赶紧用喷壶又喷了些水，以示鼓励。

植物总是用快速茁壮成长来回报培育它们的人，我们花盆里的韭菜很快出齐苗后，竞相比高，互不相让，根本不是一天一个样，简直就是一会儿一个样，让人喜不胜收。

我生于农村，从小喜欢种菜，尤其喜欢种韭菜。

韭菜或黄韭的种植其实很简单，韭菜属多年生草本植物，与草坪草类似，一次次割，它们便一次次长，而且韭菜越长越粗壮。初生的韭菜只有小米粒粗细，而菜店里的韭菜根部足有筷子那么粗，那是菜农种了多年，肥料又充足造成的。

记得我小时候，大地刚刚解冻复甦，躲藏土里的韭菜迫不及待地探头冒出地面。头茬韭菜根部呈紫色，气味特窜，吃起来非常爽口。到晚秋，把韭菜根挖出来，种到地窖里，因为地窖口被盖住，窖里没有阳光，韭菜便长成黄韭了。

我朋友也在花盆里种过韭菜，他的心得是花盆冬天需挪到屋里，冬天零下三十多度，花盆放阳台上，韭菜根会被冻死。我计划今冬把大花盆抬进客厅，盖上黑塑料薄膜，养茬黄韭试试。

我生活的公寓聚集了三十多位老人，大家都生活得十分幸福，用花盆种韭菜、种香菜、种朝天椒、种大小西红柿……互相切磋，交流经验，乐趣无穷。

油桐花

□ 重庆 吕雪萱

立春的午后，下了一场春雨，把山顶刷洗得一片翠绿，阳光露出了脸，暖暖的。加上徐徐的东南风吹拂着，山边的树木花草摆首弄姿，小鸟、花蝶不时穿梭其间，显得相当忙碌！走上后山观景台，看见白粉油桐花的花瓣片片落下，因为风的原故吗？还是什么，自问自答着，我们都是凡尘中的一粒浮尘，终会漂泊。

也许！终其一生，也不得停歇。若能离开舒适圈，追随上帝指示的路往前同行，也就足够。那么美好的季节及景象，因落花和落叶的感触，遗憾中带着一份淡淡的忧伤。在风中浅浅尝，在指缝中浅浅散！春神来了，送走冬神，几番的拉扯终于平歇！冬已渐行渐远。

时光瘦了！手握素笔，再怎样描绘也无从下笔！妊紫嫣红的美丽，纵然一夜风吹去，只在芦花浅水旁，时光雕琢，任梦境延伸到深秋的苍穹，我知道那里住着的神，一定有我想要的景象。如果想走出阴影，那就让你的脸朝向阳光；如果你想告别懦弱，那就让心在历练中慢慢坚强；如果你想摆脱平凡的生活，那就努力让自己迈向天际放眼飞翔。不够果断且责任感重者注定活得辛苦，因总放不下也不相信别人，多心者往往拘束于自豪所牵绊而踌躇不前，把自己定格，压抑成疾。

结果是困在一团乱麻般的思绪中，动弹不得。有时候，与其多心不如少根筋，选择用大智若愚的生活方式过日子，自在的生活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。亲爱的，你是否选择像种植在溪水旁的油桐花树，结出美果，活出丰盛的人生；还是要成为被风吹散的糠秕，过着没有意义、没有价值的人生呢？